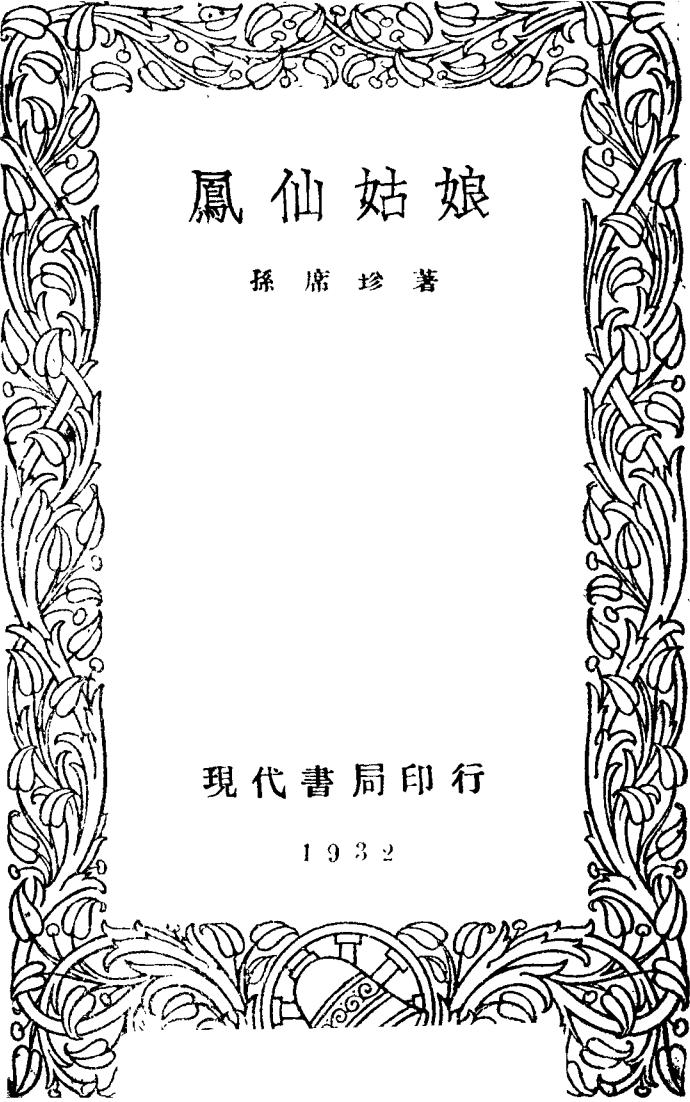


鳳山姑娘

孫 席 珍 著



現代書局印行



鳳仙姑娘

孫 席 珍 著

現代書局印行

1932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1928 12, 20, 初版

1932, 11, 1, 再版

2001—3000 冊

分店

漢口
南京
北平
廣州
福州
廈門
杭州
開封
鄭州
南陽
九都
汕頭

現代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

出版者 現代書局

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

發行者 洪雪帆

著作者 孫席珍

實價三角

鳳仙姑娘



“嗚——”的一聲電燈收光的長笛，把鳳仙姑娘從睡夢中喚醒過來。

正是早春的後半夜。月亮從桑樹梢頭移到斜對過靠西邊的城牆角上；清寒的光，寂寞地透過糊着薄絲紙的窗楞，照到鳳仙姑娘睡覺的牀上。鳳仙姑娘叫聲“不好”，連忙掀開藍印花被，撿起半個身子坐起來；空氣之中還着實帶些令人瑟縮的成分，鳳仙姑娘吁了一口氣，便忍不住連聲地咳嗽。這時

長笛聲已經息了，四野闐然，只有零零落落的報曉的鷓鴣，與鳳仙姑娘的咳聲一唱一應。

鳳仙姑娘披上月白竹布的棉襖，套上藍袷褲，爬下牀來，坐在小竹凳上，一壁扣着衣鈕；一壁却只是憧憬於夜來的夢中。夢影是，雖然已經縹緲得非常，但她還是盡力地去追逐：

“兒呀，徐三不是個好人呀！”在港田橋頭，母親出現在她的面前了；牽着她的手，這樣柔和地說，右手似乎還抹着淚。

“你年紀已經不小了，女大須嫁，這也是理所當然。但弟妹還都年幼，孤苦伶仃，沒有一點靠傍，你應當體恤爺娘的心，竭力照應他們。你就是必須要嫁，也得揀一個如意郎君。那徐三，他是個百無聊賴的拆白鬼；你若跟了這種人，這一世也是看得見的了。現在外間對你的閑話很多，你自己要檢點些。”說出這樣一片大道理來，很有些像父親的口

吻，然而，在夢中，却分明是母親說的。

母親還指着橋邊零星開着的幾點紫雲英，告訴她現在正是迎風驕傲的時候，一朝被過路的野狗所踐踏，便立刻會委身于污泥了。

“兒呀，你是我的親生女兒，你要爲我爭一口氣。不要使人來唾罵我，更不要因此敗壞我們謝家的門風。”母親最後和淚說。

鳳仙姑娘這樣盡力地追憶着，但記得的就是這不連續的幾個片段；港田橋下一派清清的河水，彷彿還飄浮在她的眼前，然而不知怎麼一來就醒過來的事，却再也記不起來了。

她獨自怔怔地凝想着。定一定神，記得雙親確乎已經死去了一年多；舉眼望望睡在牀上的十一歲的妹妹和六歲的小弟弟，這時大約正做着在草坪上放風箏打筋斗的夢罷，大而冰涼的淚珠便掛在她的頰上了。

“姊姊，要撒尿。”她正在‘得入神，忽然聽得小弟弟和兒在牀上翻了一個身，要哭出來似地說。

‘好呵，等姊姊來咯。’說着只得有氣沒力地走到牀邊。

等她抱了和兒從新上牀，給他蓋好棉被和衣服後，鳳花妹妹也給吵醒了。露出了兩隻小手，亂擦睡眼，然後瞪住鳳仙姑娘的臉，似懂非懂地說：“姐姐，你做什麼又哭了？”

“別瞎說，靜靜地再睡一覺罷。等天大亮了，好生照應弟弟起來。白天不要帶了他到處去亂竄，要聽嬤嬤的話。——曉得罷？”每天說慣了的話，今天再說一遭時，心裏却格外覺得悽苦。

天色漸漸地由魚肚白轉成淡青，隱隱露出一線曉光來。連忙端了木箍的臉盆，到水缸裏去舀了半盆水。聽到嬤嬤房裏已有了響動；心裏便耽憂着，叔叔莫非已經醒過來了罷。

“鳳仙，這早晚還不去上工嗎？”叔叔在被窩裏伸出頭來說。

“這就去。”說着便還帳似地洗了一把臉。嬌嬌在牀上嚶嚶嚦嚦地和叔叔低語着，“總是說我不好的話”，也無心再去聽她。解下裹在頭上的毛巾，對鏡子照了照昨夜梳就的頭髻，敏捷地披上黑嵌肩，提了飯籃，輕輕地開了門出去了。

‘今天恐怕太去遲了，’便加速度望前走。迎面一陣一陣的冷風，使她禁不住寒顫。走出竹林篷，繞過一條長巷，到了大街上。兩旁鋪門都還緊閉着，知道時間還早，這才略略放下了心。

她一徑望前走。“同裕茶號”的朱漆金字的招牌，已經在她頭上擦過，又已相去有一箭之遠了，看看將要到文昌閣。她還是頭也不回地望前走。

“鳳仙姐，你今天到那里去？”陳四姑恰好迎面走來，看到鳳仙姑娘好像有什麼要緊事似地走過，

便含笑這麼招呼了一句。

這聲音本甚低微 而且還帶着三分嬌氣；但在失了魂魄似的鳳仙姑娘聽來，却好像半天雲裏的一聲霹靂，幾乎嚇破了她的膽。

“唔——”她忸怩了半天，說不出一句話，

“你今天不上工去嗎？”

“去。”

“那麼你到那邊去做什麼？”

“想去買些東西……”鳳仙姑娘滿臉緋紅，似乎已經被人猜透了自己的心事似的，怎麼昏到連天天來慣的茶號門口都會走過的呢，只得吞吞吐吐打了一句謊。

“好，你買了東西就來。”

鳳仙姑娘站着不動。假裝凝思半晌，然後追上陳四姑去，挽着她的手說：“呵，不買了，同你一路到茶號裏去罷，——東西晚上再買也不遲。”

她們手挽着手走進茶號門。

“阿呀呀，今天花花姊妹一路來，”王先生伏在櫃台上漱口，無敵牌牙粉雪白地塗滿了一嘴唇，却總戰勝不過年深月久的焦黃的牙齒。

“鳳仙姑娘今天格外漂亮了呢，怪不得徐三要動心，連我也想打主意哩。呵呵呵。”管帳的胡麻皮披着假嗶嘰棉袍扣着銅鈕結走出店面。來

“這輕口薄舌的，也配坐帳桌……”鳳仙姑娘放好了飯籃後，這樣笑冒了一句，同時兩隻眼珠很快地一齊奔向左眼角。這一瞟不打緊，胡麻皮和王先生的靈魂却都飛上了半天。

“沒有好處的死短命鬼！”陳四姑也不肯讓步，馬上和鳳仙姑娘結了聯合戰線。

“呵呵呵，”胡麻皮非常之得意地笑。

“哈哈，”王先生也得意得非常地笑。

“大姑娘，面孔紅冬冬……”六一司務趁火打

叔地唱了一句山歌，走進棧房裏去了。

二

鳳仙姑娘撇着小嘴，眯着眼睛，坐在篩箕旁揀茶葉。她兩隻手有次序地活動着，頭腦却只得恍恍惚惚，非常沈重；那顆活潑潑的小心兒，早已不知飛到那里去了。

陳四姑們也都團團圍着篩箕坐着，好像冬天圍爐向火一樣。篩箕裏的茶葉權充作一爐炭火，大家七手八腳地撥動他。

她們一壁這樣工作着，樣子似乎很忙亂；但她

們心裏個個都很鎮定，所以一壁又有條有理地拉扯着談閒天。鳳仙姑娘本是個有名的“話包子”，是每天閒談會的中堅，今天可是偏偏爛開得金口。大家都猜她在家裏受了氣，或者有什麼心事，所以都不敢勸她，恐怕反因此討一場沒趣。

“聽說又要開紀念會了，我的衣服舊得這樣，叫我怎好意思見人？工錢又不知要到幾時才發，真把我急死了呢。”邱六姐訴說着，臉上微微紅了一紅。

“可不是？”招弟姑娘仍是低頭揀茶葉，並沒注意邱六姐的微赧的雙頰。“我倒也想做兩件罩面褂子穿呢。昨天走過西大街，看到布店裏又運到好多花洋布了；那花紋真叫好看！只怕是上海運來的，各色各樣的花頭都有。等發了工錢，我們一同去買罷。”

“工錢？還不知何年何月？餓着肚子在這里做，

也不是了！’白家嫂子獨自咕嘟着。

“招弟姐，”陳四姑插嘴說：“你們要買布的話，最好到怡昌去買。那里花頭最多。今天買了，趕着做，到開會時還來得及哩。”

“又要開什麼會嗎？我這回可不再去拋頭露面了。老說游街游街，却叫大街上的店倌和看熱鬧的人輕口薄舌地嘻嘻哈哈笑罵一頓，我是看不慣！”大毛太娘一肚子的情懣不平，乘機會發洩一下。

誰也沒有理會這古板的老婆娘。

“今天買？如輕快話！錢還不知在那一國？”招弟姑娘心裏也頗不痛快，不顧死活地頂了陳四姑一句。

陳四姑不但不見氣，反而微笑；努一努嘴，又嬌聲說：“執行委員不坐在這裏嗎，怕什麼？”

大家給她這一提，便都恍然大悟過來，視線立即都集中到鳳仙姑娘身上。鳳仙姑娘一句話也不

說，只是低着頭揀茶葉。白家嫂子“阿哈”打了一個呵欠。

“執行委員”，招弟姑娘首先開口。

鳳仙姑娘仍然不動聲色地揀着茶葉。

“委員老爺，”邱六姐急不過，在鳳仙姑娘肩膀上推了一下。“喂，別儘裝糊塗啦！”

鳳仙姑娘喫了一驚。抬起頭來，看到幾十雙眼睛都注視着她，又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倒弄得她手足無措起來。

“做什麼？”她沈吟了一回，又定一定神，開口問。

“做什麼？我們的話都該聽見了罷？”招弟姑娘反問她說。

“沒聽見。”

“沒聽見？好，就算你沒聽見。我們剛才在說，現在連換洗衣服都沒有了，想做件把穿，又沒有

錢。打算借兩個工錢用用……”招弟姑娘原是帶着玩笑的口氣說的，說到後半，語氣不能不正經起來，反而不好意思說下去了。

“你是執行委員，想你去和老板說說呢。”邱六姐受了陳四姑的啟示，連忙補足一句。

“是的，”白家嫂子搶着說，樣子可是很可憐。“我家裏還有兩個小鬼哩，每天連一口薄粥都不得到口。總是病病痛痛。鳳仙姐，你是作興彎圓，只要你一說，事情就走得圓。請你開開恩，只當你接濟我們……”

鳳仙姑娘聽了她的話，心裏很得意；同時却又覺得她很可憐，又可笑，可是又不好笑出來。

陳四姑倒底是有分寸的人。她一看鳳仙姑娘要笑又不敢笑的神情，心裏便着急，恐怕一笑起來，事情弄糟；她又曉得還有些人必定要接着大訴其苦的，囉嗦話一多，事情反而會得不着要領。她

想，這是她說話的時候了。于是，她便攔住大毛太娘還未說出的話，又向鳳仙姑娘望了一眼，然後從從容容地說：“鳳仙姐，剛才招弟姐她們的話，可也是實情；其實，何止招弟姐她們這樣呢，大家還不是都一樣？至于我自己，遲早倒是一樣的。不過，這是大家的事情；爲了大家，得請你想點辦法。鳳仙姐，你說怎樣？”

陳四姑說一句話扭一下頭，態度顯得很自然；嬌滴滴的聲音，說完了又滿臉含着笑。大家聽了，都覺得她已代她們說了她們要說的話；鳳仙姑娘聽了，也覺得她的話句句都是近情近理，不容你說半個“不”字。

“唔——”鳳仙姑娘略略思索了一下，終于只有滿口答應：“那麼，總要等散了工時再去說罷。”

“那倒沒有什麼不可；不過，這是大家的事情。你說了總得上勁去做就是，大家都感激你。”陳四